

# 班纳特小姐的自立

〔澳〕考琳·麦卡洛 著 林红 译

The Independence of  
Miss Mary Bennet

Colleen McCullough



南海出版公司

# 班纳特小姐的自立

〔澳〕考琳·麦卡洛 著 林红 译

The Independence of  
Miss Mary Bennet

Colleen McCullough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班纳特小姐的自立 / (澳) 麦卡洛 (McCullough, C.)

著: 林红译. —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3.9

ISBN 978-7-5442-6534-8

I. ①班… II. ①麦… ②林… III. ①长篇小说—澳大利亚—现代 IV. ①I61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29744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09-172

THE INDEPENDENCE OF MISS MARY BENNET by Colleen McCullough  
Copyright © 2008 by Colleen McCullough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InkWell Management, LL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 班纳特小姐的自立

〔澳〕考琳·麦卡洛 著

林红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刘灿灿  
特邀编辑 刘文茜 杨宇声  
装帧设计 韩 笑  
内文制作 周文彬

印 刷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10.5  
字 数 262千  
版 次 2013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6534-8  
定 价 37.00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献给作曲家兼歌唱家布鲁尼，  
一个内在与外表同样美丽的女人。

## 第一章

近暮时分的夕阳，拖着长长的影子，给谢尔比庄园花园里稀疏的灌木和树丛披上一层金装。这个季节的最后一批落叶被点燃，从余烬上升腾起些许烟雾，由于余烬燃烧不充分，其中还夹杂着黑点儿。一只没有迁徙的鸟儿不知躲在什么地方唱着跑调的晚秋小夜曲。玛丽坐在窗边看夕阳，她常坐在这儿，面对着这蓝蓝的、金黄色的余晖，她感到一阵心悸，眼前的这一幕不久就会沉淀在她的思绪中。还要等多久？哦，还要等多久呢？

使女玛莎端着叮当作响的茶具走了过来，小心翼翼地把它们放在一个矮桌子上，旁边的翼状靠背椅上谢尔比庄园的女主人在打着盹。玛丽叹了口气，从窗边站起来，走了过来，用细小的茶托托起一只精美的杯子。有老詹金斯在是多么值得庆幸啊！他现在还偶尔从黄瓜架上摘下一两根黄瓜呢。妈妈那么爱吃放在黄油面包上的黄瓜片又是多么值得庆幸啊！她睁开眼就会看见这些好吃的东西放在欢快的桌巾上，一点也不在乎面包放了三天，已经不新鲜了。

“妈妈，茶点都准备好了。”玛丽说。

这个用披肩和衣物紧紧包住的小小的圆滚滚的身体受到了惊吓，猛然抽动了一下。她嘟囔着嘴，小圆脸上写满不高兴的神情，对被突然叫醒非常生气。可当她睁开那双已经暗淡无光的蓝眼睛看到了黄油面包上的黄瓜片时，她便按捺不住地兴奋起来。但这兴奋她要等到发完每日必发的牢骚之后才能表达。

“玛丽，难道你一点也不体谅我脆弱的神经吗，就这么突然叫醒我？”

“我当然体谅，妈妈。”玛丽一边漫不经心地说，一边往妈妈的杯底

里倒点牛奶，然后从那个精美的银茶壶里再倒些茶在上面。厨师的女儿已经把糖弄成很好的方块了，玛丽往茶里加入一块不大不小的方糖，细细地搅拌。

她做这些大概花了一分钟。端着茶杯和茶托，她抬头看看妈妈是否准备好了。没想到她已经死了，玛丽梦游般呆呆地放下手中的茶杯，盯着妈妈的脸。这张脸已经完全变了样，轮廓和颜色看上去就好像威尼斯的瓷面具，与其说是面无表情不如说是五官模糊不清。妈妈的双眼依然睁着，但看的却是屋外的远方。

“哦，妈妈！”她呢喃着，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这死亡来得神不知鬼不觉。”她用手指把妈妈的眼睛合上，这时这双眼睛反而比活着的时候包含更多的人生智慧。她吻了吻妈妈的前额，说道：“亲爱的上帝，您真好。谢谢您的仁慈。她要是事先知道自己快要死了，该会多害怕啊。”

铃绳就在手边，玛丽轻轻拉了一下。

“玛莎，请把詹金斯太太叫来。”

詹金斯太太带着充足的理由气呼呼地走过来，做好了争吵的准备——除了过季的黄瓜外，这个令人讨厌的老太婆还想要什么？但是当她看到玛丽的表情时，愤怒立刻消失了。“玛丽小姐，叫我有什么事？”

“我妈妈刚刚过世了，詹金斯太太，请你把卡鲁姆医生叫来吧——老詹金斯可以赶着马车去。告诉詹金斯套上那匹杂色马，带上路上必需品，等我写完这个便条就马上去彭伯利报信。你从坛子里给他拿上五几尼做盘缠，因为他必须要快。要住好旅馆，如果我们那匹马驮不动他了，他还要雇上好的马。”

玛丽的声音听上去跟往常一样镇静，不沙哑，也不颤抖，从中听不出什么情绪波动。詹金斯太太心里想，快十七年了，这个可怜的女人日日夜夜听她那患有癔病性忧郁症的妈妈唠叨，这妈妈不是动辄哭哭啼啼、呻吟、抱怨，就是歇斯底里地欢喜、得意洋洋、自我陶醉。当班纳特太太的病症复发时，玛丽总能给予以恰如其分的劝说，使之很快恢复正常的状态，就像一个称职的家庭教师哄一个任性的孩子。现在一切都结束了，

都结束了。

“请原谅我这么说，玛丽小姐，达西先生会在家吗？”

“会的。听达西太太讲，议会现在休会。把妈妈那粉红色的真丝头巾拿来，我想把她的脸盖上。”

女管家行了个屈膝礼，走开了，心中充满疑惑、恐惧和担忧。她在想，她自己一家今后该怎么办呢，上有老爸，下有年龄尚幼的吉玛和朵拉？

玛丽给她妈妈盖好头巾。夜晚的寒霜逼近，她又把火也拨好，把蜡烛点上，然后走向窗台，坐在她常坐的垫子上，在那里想些与死神的光顾不甚相关的事情。

她一点也不悲伤：太多年了，她早厌倦了。相反，她越发觉得平静，就好像被人带到一个巨大的黑屋子里，但同时又有光。这个黑屋子漂浮在看不见的大海上，但她一点也不害怕，一点也不觉得自己渺小。

我已经等了三十八年，一直在等待我命运的转机，她想，但她们谁也不能说我没尽到责任，谁也不能说我没有为了她们的幸福而牺牲了我自己，谁也不能说我没有甘于默默无闻，从没叫嚣着要抗拒命运。

那为什么我对这一时刻的到来还是这么没有心理准备呢？现在时间这么紧迫，我的心漫游到哪里去了？这么些年我一直唯我妈妈的命令是听，但我妈妈是个空壳，空壳是不太会有什么想法、看法或观点的。所以我一直在等，只是等。有詹金斯一家人照顾她，妈妈其实并不需要我，我在那里只是囿于礼节，我是个懦夫。我多么恨“礼节”这个字眼啊！这些死板的规定是凭空创造出来震慑和降伏女人的。我脸上这些吓人的脓疱和一颗向一边龇出的门牙让家人觉得我注定要做个老处女。当然了，费兹觉得妈妈需要有个家里人来陪，以防她老往彭伯利或宾利堂跑。要是爸爸没那么早死就好了，他在莉齐和简婚后的两年内就去世了。

好好想想，玛丽，再好好想想！她批评自己。要合乎情理！你痛恨的无非是这无聊。日日、月月、年年，什么也做不了，只能梦想：我梦想着来到罗马旧墟的石头旁；梦想着在西西里果园里品尝橘子；梦想着去雅典观赏帕特农神庙；梦想着我的脸颊靠在圣地的某面墙上，这墙耶

稣基督曾经摸过、靠过，或粉刷过。我梦想过在异国的海边自由地漫步，梦想过来到那些只在书中看到过的阳光充足的城市，欣赏书本中描述的那些他乡的山川和天空。但实际上我的生活却只有书、音乐，和一个不需要我的妈妈。

现在我自由了，但我却没有欲望要去实现曾经的任何一个梦想了。我想要的就是让自己有用，有一个生活目标。能做点什么，让人生从此变得不一样。但是他们会让我去做吗？不会的。我的姐姐们和她们伟大的丈夫一周之内就会来到谢尔比庄园，他们会找一个新的理由来让玛丽姨妈继续倦怠下去。也许他们会让我加入到那些保姆和男女家庭教师的行列，来照顾伊丽莎白和简的孩子。很显然，达西太太和宾利太太只是喜欢小孩带来的乐趣，而把照顾他们的悲惨责任推到别人身上。大人物的老婆不会任由事情发展：她们要主动左右事情的进展。十七年前，达西太太和宾利太太都忙于享受她们的婚姻，没有时间照顾妈妈。

啊，这听上去充满怨恨啊！我可没想着要去恨她们。那时候的情形可不是这么回事，我必须要对她们公平。爸爸去世的时候她俩还都是新妈妈，吉蒂也刚结婚，而丽迪亚呢——哦，丽迪亚，竟然去朗伯恩找柯林斯夫妇了！我的命运就很明显了，被脓疱和那颗牙限制着。费兹处理得多好啊！他当即买了谢尔比庄园，外加雇佣詹金斯一家做用人。我这个不谙世事的玛丽姨妈就顺顺当当地承担了自己的角色，就像木匠熟练地把两块配对的木头钉在一起一样。我和妈妈搬到美乐顿小镇另一边的十英里开外的地方，使我们离可恶的柯林斯夫妇足够远，但又离妈妈的朋友们足够近，这样她可以继续见她们。菲利普斯姨妈、卢卡斯勋爵夫人和朗太太都很开心，我也是。新家有一个巨大的藏书室、一架大钢琴，和詹金斯一家。

那我刚才突然涌起的对姐姐们的怨恨又是从何而来呢？真跟基督教的教诲不符啊，她们不应该受到这样的谴责。上帝知道至少莉齐也有烦恼，她的婚姻并不幸福。

玛丽冻得瑟瑟发抖，她离开窗台，走到壁炉的一侧，蜷缩在椅子上，

她的同伴远远地在壁炉的另一侧安静地躺着，一点声响也没有。她发现自己在定睛注视着那块粉红头巾，希望它底下的那张嘴能突然呼吸，把它吹动。但它终究没有动。卡鲁姆医生很快就会到了。他们会把妈妈弄到她的羽毛床上，给她洗澡，穿上寿衣，然后她就一直躺在冰冷的空气中，直到下葬。她猛然惊了一下，一种罪恶感弥漫心头，她想起自己竟然忘了去叫牧师考特尼先生。哦，真够麻烦的！如果老詹金斯去找医生还没回来的话，那就得派小詹金斯去。

“但有件事我拒绝去做，”她自言自语道，“我不愿去找柯林斯先生。我已经二十年没找过他了。”

“伊丽莎白，”费兹威廉·达西一走进他妻子的梳妆间就跟她说，“我有个坏消息要告诉你，亲爱的。”

伊丽莎白从镜子面前转过身来，眉毛高高扬起，那双明亮的眼睛失却了往日的神采。她皱着眉头，站了起来。“查理？”她问。

“不，查理很好。我收到一封玛丽的来信，说是你妈妈去世了。是在睡梦中走的，走得很安详。”

她听后瘫软在梳妆台一旁，尽管梳妆台前有个小凳子，也没能帮到她。她强力挣扎着，勉强没跌倒。“妈妈？哦，妈妈！”

这一切费兹都看在眼里，但并没上前去扶。最后他才从门口进来，慢悠悠地跨过地毯，走到她身边，一只手放在她裸露的肩上，用长长的手指轻轻地抚慰她。“亲爱的，这是最好的结局。”

“是，是！但是她才六十二岁！我原本想着她能活到非常老。”

“对，像斯特拉斯堡烤鹅那样每天给喂得饱饱的。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件好事。你想想玛丽。”

“是的，说起那个我倒真应该感激。费兹，该怎么办？”

“明天一早就赶往赫特福德郡。我会派人捎信给简和查尔斯，让他们九点在王冠与吊袜带旅馆与我们会合。最好结伴同行。”

“那孩子们呢？”她问道，震惊过后随之而来的是关切。当人们有了

孩子以后，老人在他们的心目中还能有多大的分量呢？

“他们当然留在家里了。我也会告诉查尔斯不要受简的蛊惑带上任何一个孩子。谢尔比庄园是足够大，伊丽莎白，但那不是我们的孩子应该待的地方。”从她的梳妆镜中可以看出，他好像紧绷着脸。然而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很快打消了这种不良情绪，用他一贯平缓的声调继续说道：“玛丽说她已经派人去请吉蒂了，但她认为丽迪亚最好由我来通知。玛丽变得明白事理了！”

“求求你，费兹，我们带上查理吧。你骑着马，就剩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坐马车，而路又那么长。回来的时候我们可以顺便把查理送回牛津。”

他一边微撇着嘴，一边掂量着，然后像个帝王似的郑重地点头，那是他的惯常动作。“那就依你吧。”

“谢谢了。”她犹豫着，明明已经知道答案，却还是要问，“那我们今晚的晚宴还要继续吗？”

“哦，我想是的。我们的客人现在都已经在路上了。你的丧服可以等到明天再穿，这个话题也可以等到明天再谈。”他把手从她的肩上拿下来，“我得下楼了。罗福特随时可能会到。”

提到这个他最不看好的保守党盟友，他做了个鬼脸，走开了，留下妻子一个人整理容装。

一滴眼泪掉了下来，被她用兔脚幸运符快速掸去。热泪盈眶的伊丽莎白竭力想镇静下来。政治生涯真是好啊！总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做，没有片刻安宁，没有时间陪家人，没有时间休息。对班纳特老太太的死，费兹一点也不难过，她心里很清楚。但问题是他想让她跟他一样漠然，跟他一样为最终扔掉了这个让他屈辱、让他尴尬，又让他无可奈何的包袱而谢天谢地。但是那个浅薄的、白痴的、患妄想症的女人生养了她伊丽莎白，就凭那个，她也应该被爱、被哀悼，即便不是被想念。

“我要见斯金纳先生，马上。”达西对他的男管家说。这管家一边帮罗福特脱下大衣，一边忙着对第一男仆发号施令。“我亲爱的罗福特，真

高兴见到你。跟往常一样，让我们先切磋切磋。”达西说完头也不回地带着这个可憎的早来之客向鲁本斯画室走去。刚才那简短却不乏礼貌的命令让管家帕门特立刻跑去寻找第三男仆。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毫无疑问。但达西先生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见那个可恶的人呢？

“一路小跑，詹姆斯。”帕门特命令道，然后又走回大厅去等那些更守时的客人。半个小时以后来了六个，大家都情绪高涨，议论着寒冷的天气，预测新年将会以天寒地冻开场。不一会儿，爱德华·斯金纳先生从前门大踏步走了进来。他径直向小书房走去——连个“请”、“谢谢”，甚至是“来吻我的脚”都没说，彭伯利的管家厌恶地想。他也许很受重视，也许谈吐像个绅士，但是帕门特记得他年少时候的样子，他敢发誓内德·斯金纳绝不是什么绅士。他和主人相差大约十二岁，所以不可能是主人的私生子，但他们之间存在着某种特殊的关系，就连达西太太也弄不清楚——也无力去阻止。帕门特一边这样想着，一边去鲁本斯画室给费兹先生报信。

“有件麻烦事，内德。”费兹说着关上书房的门。

内德没有作答，只是站在桌前，甚是放松，双手松弛地垂在身体两侧，根本不像个奴才的样子。他身材非常高大，比身高六英尺的达西还要高出五英寸，长得像只猿猴——肩宽脖粗，胸似水桶，身上没有什么赘肉。据说他父亲是西印度群岛来的黑佬，怪不得他的皮肤、头发和小而警觉的眼睛都那么黑。

“坐下，内德，我仰头看你，把脖子都弄疼了。”

“你有客人，我就不多耽搁了。什么事？”

“乔治·威克姆太太在哪里？”达西一边问，一边坐下来，取出一张纸，用他那只包钢的鹅毛笔蘸了下墨水。内德回答的时候他已经写起来了。

“她在麦克莱斯菲尔德的犁与星旅馆。最近与她调情的那个男人成了她的新情郎，他们租下了其中最好的卧室，外加一间私人会客厅。那是她的新天地。”

“她还喝酒吗？”

“不过是一两瓶，她心里装的是爱而不是酒。让她痛快一周，而后事情可能就会有变。”

“他们不会有机会了。”达西抬头看了几眼，不怀好意地咧着嘴笑了，“赶着我那枣红马拉的轻便马车去，内德。路上顺便把这个便条交到宾利堂。我希望明早九点威克姆太太能神志清醒地出现在王冠与吊袜带旅馆。帮她把行李打好包带上。”

“她会像往常一样乱踢乱嚷的，费兹。”

“哦，算了吧，内德！在麦克莱斯菲尔德谁敢不听你的——或毋宁说，谁敢不听我的？我不管你采取什么方式，哪怕是绑也要把她按时给我弄到莱姆顿。”这简短的争执很快就平息了，达西放下笔，把没有封蜡的便条递给内德·斯金纳。“我跟宾利说了，让他骑马，威克姆太太可以和宾利太太同坐一辆马车，我们要赶往美丽的赫特福德郡去安葬班纳特老太太，不准备太快到。”

“坐马车慢得要死。”

“这个季节，天气潮湿，路又不好走，只能坐马车。不过，我会准备六匹快马，宾利也一样。我们一天应该能走六十英里，或许更多。”

内德把便条揣在大衣口袋里，离开了。

达西站起来，蹙着眉头，盯着那一排排皮革封皮的英国国会议事录，陷入了沉思。这老太婆终于死了。娶一个身份不如自己的女人真是糟透了，他想，不管当初有多爱，有多想得到她。一点也不值。我那美丽的、如女王般的伊丽莎白现在独守空房，简直跟她那老处女妹妹玛丽无异。我有一个病恹恹的、女里女气的儿子和四个让人讨厌的女儿。在我眼里都是一个样，班纳特太太！愿魔鬼把你和你了不起的女儿们都带走，我付出的代价太昂贵了。

因为只有五英里的路，所以达西家的六套马车先于宾利一行来到王冠与吊袜带旅馆；宾利堂离这儿二十五英里。伊丽莎白双手放在暖烘烘

的毛手笼里，坐在私人会客厅等待大家的到来。

她那唯一的儿子正沉浸在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只见他用左手去摸着找椅子，眼睛并没有离开书。他之前对她投来了甜甜的一笑，暗示这本书很好读。上天让他继承了她的姣好容貌，皮肤更像栗色而非金黄色；但他垂下的睫毛黑黑的，像他父亲，上面柔软的眉毛也是。

自从费兹屈从命运、放弃使用种种残酷手段把他训练成自己满意的儿子以后，至少他的健康状况已经有所好转。哦，以前被逼在恶劣的天气中练习骑马，归来后他冻得那个样子！而外出打猎或去伦敦出游则又常常使他连续数周高烧不退，躺在床上不能动弹！但这一切都不能改变查理的学术理想，也没能把他训练成彭伯利主人达西合格的儿子。

“你必须停止了，费兹，”一年前她说，尽管害怕他接下来的冰冷和傲慢，她还是决定说下去，“我是查理的妈妈，他的童年一直由你支配，我从没说过什么。现在我必须得说了。你不能把查理往骑兵团那种鬼地方推。还说什么要让你出身高贵的儿子、继承人在军队里历练几年——历练历练？见鬼去吧！那会要了他的命的。他唯一的抱负就是去牛津学习古典学，我们必须遂了他的心愿。不要再提当年你是如何如何讨厌剑桥，如何给自己在骑兵团买了一个名额！你的父亲已经死了，所以我无从得知他是怎么评价你的行为的。我只知道读书适合查理。”

他的冰冷和傲慢如期而至，让他脸色铁青，但是他的黑眼睛看她的时候，其中流露出的疲倦多于愤怒。

“我同意你的看法，”他用刺耳的声调说道，“我们的儿子是个羸弱的娘们，只适合进学院或教会，我宁愿他是个大学教授也不愿他做达西主教，所以这事就这样吧。无论如何，送他去牛津。”

那让他失望透顶，她知道。这个宝贝儿子是他们头胎所生，接下来的都是女儿。费兹称之为班纳特之咒。乔基、苏西、安妮和卡西相继到来，每人相差两岁，她们的父亲无视她们的存在，既不瞧她们一眼，也对她们不感兴趣。他曾千方百计去改变查理的性格，但即便是有权有势的彭伯利的达西也无力改变什么。从那以后，他撒手不管孩子了。

卡西现在十岁，应该会是最后一个，因为费兹已经从他妻子的生活中撤出，再也不上她的床。他先前就是国会议员，在保守党统治的国家是保守党的一员，但在卡西出生之后，他加入了内阁，挪到了国会的前排席位。那样他得以长期待在伦敦，得以冠冕堂皇地离她远远的。并不是说她已经失去了用处；每每费兹的政治生涯需要她时，她就会被叫到伦敦来，不管她多么讨厌伦敦的上流社会。

丽迪亚第一个到。被那个陌生人内德·斯金纳狠狠推了一把，她拿眼瞪着他，脚步踉跄地迈进会客厅。伊丽莎白看见她最小的妹妹满脸皱纹，面有菜色，还有点浮肿，不禁心头一沉。她的身材走样得很厉害，于是只得用裹胸将面粉袋似的身躯勒紧，假充几分姿色。高高挺起的乳房顶端的褶皱表明，如果把鲸骨拿掉的话，那乳房就会像没填充好的枕头一样向下垂。她头戴一顶龌龊的插着鸵鸟毛的帽子，身上那件薄薄的细棉布长服既不足以抵挡严寒也不适合长途跋涉，脚上的薄缎子拖鞋也沾满了泥——哦，丽迪亚！她那昔日美丽的淡黄色头发已经几个月没洗了，发卷上绿绿的、油油的。那双酷似妈妈的大蓝眼睛上面不知涂了什么让睫毛变黑的东西。她看上去好像被打过，不过乔治·威克姆已经四年没回英格兰了，那至少使她躲过了家庭暴力——除非揍她的是别的什么人。

查理放下书，迅速走到小姨身旁，以至于伊丽莎白一时没法靠近。他把她的手放在自己的手中，一面搓一面把她带到火边的椅子上。

“来，丽迪亚小姨，坐这儿暖和暖和，”他体贴地说，“我知道妈妈给你带了更保暖的衣服。”

“黑色的，我猜，”丽迪亚说着看一眼姐姐，“上帝，这么难看的颜色！不过确实需要，如果妈妈死了的话。真没想到！我从没想过她已经老了。哦，为什么乔治要被送去美国？我需要他！”她一眼瞥到旅馆的主人站在门口，顿时转悲为喜。“特伦顿，来杯浓啤酒，拜托了。那个可怕的男人在我还饿着肚子的时候就把我给掠来了。浓啤酒、黄油面包，再加一些奶酪——现在就要！”

特伦顿还没来得及作答，只见内德走了过来，手里端着一大杯咖啡，放在她的面前。其后跟着一个女仆，端着一托盘咖啡和一些零食，足够屋里所有的人吃。

“不能喝浓啤酒。”内德粗鲁地说。他对达西太太和查理点点头，然后去酒吧间向费兹汇报情况。

把威克姆太太弄走真是上演了一出好戏。当时她正在豪饮第三瓶酒，那只她找来给自己暖被窝的小狗崽看了一眼内德·斯金纳，拔腿就跑。在犁与星旅馆那受到惊吓的老板和板着脸孔的老板娘的帮助下，内德强行往丽迪亚的喉咙里灌了几杯芥末水。酒被一点一点地吐了出来；直到确定她不会再吐了，内德才作罢。老板娘打点了两小箱行李——里面没有什么能御寒的东西，她说，就是些破烂玩意。丽迪亚的行李被牢牢地捆好之后，内德把大哭大叫的囚徒塞到狭小的座位上，径直赶着达西的轻便马车驶入寒冷的夜色中，丝毫不顾他的乘客舒服与否。

亲爱的查理！他设法劝丽迪亚吃了一碗粥和一些面包，并让她相信她需要的正是咖啡。伊丽莎白搀扶着稍稍恢复常态的丽迪亚走进卧室，特伦顿太太已经在那里准备好了全新的内裤、内衣、衬裙，和一件带有荷叶边的朴素黑羊毛长服，那荷叶边是在彭伯利匆忙缝制的，为的是把衣服弄得足够长，适合比伊丽莎白高出半头的丽迪亚穿。

“那个可恶的男人！”丽迪亚大骂。她站在那里，特伦顿太太和伊丽莎白把她扒个精光，使劲给她洗身子。她全身臭烘烘的，又是酒气，又是呕吐味，再加上她长期不注意个人卫生。“他给我灌芥末水，让我把肠子都吐了出来，就好像我是他的婊子似的。”

“妈妈去世了，丽迪亚。”伊丽莎白一边提醒她，一边用两个手指夹着那脏兮兮的裹胸，递给特伦顿太太，并点头示意说现在她一个人可以对付了。“你听到了吗？妈妈在睡梦中安详地走了。”

“哦，我希望她选一个更好的时间！”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瞪得很大，就像两个玻璃球镶嵌在那张洗得干干净净的苍白的脸上，看上去很是怪异。“她曾经爱我胜过爱你们任何人！我总是能够让她着迷。”

“你不难过吗？”

“哦，我想我应该难过，但是我将近二十年没见她了，毕竟，当时我才十六岁。”

“人是会遗忘的。”伊丽莎白说着叹了口气。她刻意避开一个事实，那就是，爸爸死后，费兹切断了她们姐妹几个的一切往来，除非有他批准，否则她们不能见面。那不是什难事；她们都或多或少地依附于他。丽迪亚呢，是需要他的钱。“你跟乔治·威克姆在一起生活的时间要比跟爸妈的时间长。”

“不，我没有！”丽迪亚没好气地说，她怒气冲冲地打量着这身衣服，“他先是去了半岛，现在又去了美国。我是一个军人的妻子，甚至不允许随军。哦，真的想不到！妈妈已经走了！怎么想也想不明白。这衣服真是太难看了，莉齐，我必须要说。袖子这么长！还有这扣子，一定要扣那么高吗？而且没有了裹胸，我的胸都快垂到腰了！”

“不这么穿，你会着凉的，丽迪亚。去谢尔比庄园至少要花三天时间，虽然费兹会尽量确保马车暖和，但它毕竟用了七十多年，好多地方都漏风。”

她给了丽迪亚一个毛手笼，并确认包头软帽的帽身能盖住妹妹的耳朵，然后才把她带回会客厅。

其间简和查尔斯·宾利已经赶到，他们是提前四个小时从宾利堂出发的。查理又在看吉本的书；宾利和达西站在壁炉旁边神情严肃地在谈些什么；简瘫坐在桌边，正在用手绢擦拭眼泪。我们大家都是多么游离于自己的世界里啊，即便是在这伤心的时刻也是各想各的。

“我最最亲爱的简！”伊丽莎白跑过去拥抱着她。

简投向这热情的怀抱，再次哭了起来。听不清她在说些什么。伊丽莎白知道，她那么容易动情，得过好多天才能平静下来，才能正常地表达自己。

查理好像长了第三只眼似的，立刻放下书，向丽迪亚走去，一边把她带到一把椅子旁，一边极尽溢美之词，说黑色是多么适合她，让她没

有机会抢走桌上用来招待男人的浓啤酒。费兹打了一声响指，特伦顿会意地把酒壶拿走。

“父亲？”查理问道。

“什么事？”

“我能陪丽迪亚小姨一同坐在查尔斯姨夫的马车里吗？妈妈让简姨妈陪着会更好一些。”

“可以，”达西不耐烦地说，“查尔斯，我们得走了。”

“内德·斯金纳跟我们一块骑马前去吗？”查尔斯·宾利问。

“不，他还有事。我和你，查尔斯，可以偶尔飞奔一程。其他人会投宿在德比的三片羽毛旅馆，但是我们两个可以轻松抵达我的猎舍。明晚我们可以在莱斯特和女士们会合。”

宾利回头看了一下简，脸上露出担心的神情，但是他太惯于对费兹言听计从，所以并不反对把简交给伊丽莎白。毫无疑问，伤心欲绝的女士由姐妹们陪着比由丈夫陪着更好。接着他便兴奋起来：费兹在莱斯特的猎舍正好可以打破旅途的沉闷，要知道此去谢尔比庄园可是两百英里的路程。

玛丽知道，只有姐妹们以及她们的丈夫会住在谢尔比庄园，其他家族成员都会被安排住进蓝公猪旅馆和赫特福德的其他高档旅馆。这种事她能有什么发言权。费兹会像往常一样把一切都安排好，就像他会事无巨细地向谢尔比庄园的上下人等把一切都交代好一样，哪怕是给她零用钱这样的小事他也要过问。费兹威廉·达西到哪里都是关系网的核心。

是费兹煞费苦心，确保岳母与她所有的女儿都离得足够远，只有玛丽例外，玛丽是替罪羔羊。不知怎么的，大家都不愿意惹他不高兴，哪怕是像吉蒂那样不依靠他过活的人。可怜的妈妈曾经那么渴望见一见丽迪亚，但却连一次也未能如愿。吉蒂本就不频繁的拜访也早就停止了。过去的十年就只有伊丽莎白和简还能坚持前来，但是简虚弱的体质通常让她不宜走这么远的路。不管怎么说，每年的六月伊丽莎白都会造访谢